

# “江北人”与“沙蛮”

□刘剑波



## 小镇忆旧

从前，小镇的街道上时常会发生“江北人”与“沙蛮”争吵的场面，有时，争吵还会演变为大动干戈。小镇一带的居民是由本场人和启海人组成的，启海人一律称本场人为“江北人(gangbening)”，而本场人一律称启海人为“沙蛮”。相关资料显示，由如皋、海安、东台移民构成的叫“本场人”。但这个说法很可疑，如皋、海安、东台一带应属同一语系，但本场话却与此南辕北辙。本场话可很杂，很难与哪个语系沾边。本场人要是去外地，肯定要带翻译。启海话却不然，它属吴方言语系。启海人要是去江南，单凭着语言照样可畅行无阻。

“沙蛮”，从字面上理解，即“来自沙地里的蛮子”。启海一带古时为贫瘠的沙地，而沙地的移民就是“沙蛮”了，显然，这是个鄙称，简直就是辱骂。所以，启海人听到本场人骂“沙蛮”，当然会血脉偾张，捋袖擅拳了。小镇的东面是北坎公社，几乎都是“沙蛮”，而小镇北面的卫海公社也是清一色的启海人。这等于是说，小镇被启海人呈半圆形包抄了，因此，小镇每天的早市，本场人和启海人混杂一处是免不了的。小镇太小了，从东街头到西街头，几步就迈过去了，但赶早市的人却出奇的多。置身于这种茂密的人群里，本场人和启海人就难免擦枪走火了。本场人和启海人仿佛前世就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说他们永远见不到一个壶里，是恰如其分的。争吵的缘由是微不足道的，无非是你无意踩了我的脚，或者我不小心碰了你一下。这种小事要是发生在本场人之间或启海人之间，双方看一眼就过去了。但倘是发生在本场人和启海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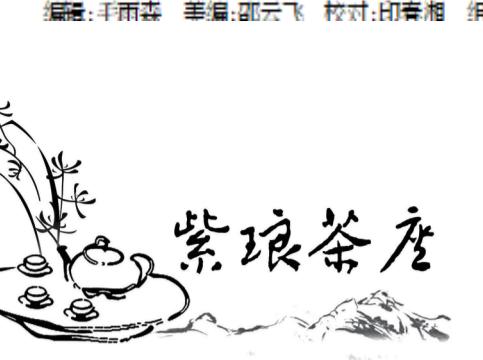
间，那就有好戏看了。先是本场人骂了句“沙蛮”，启海人即刻反唇相讥，江北人(gangbening)！“江北人”当然也是诬称，在启海人看来，“江北人”简直就是下三烂。每次启海人说“江北人(gangbening)”时，声倒不高，但那种轻蔑、鄙夷的神情让本场人受不了。通常的情形是，本场人骂一声“沙蛮”，启海人还一句“江北人(gangbening)”。接着，本场人再次骂“沙蛮”，启海人也再次骂“江北人(gangbening)”。这种对骂往往要重复好几遍，但节奏越来越快，情势也越发紧张了，动手是势在必行的。先动手的，往往是启海人。这当然是由性格、性情决定的，本场人擅打太极，暗中发力，以柔克刚。所以，在启海人眼里，本场人阴险，这也是启海人诟病本场人的地方。而启海人脾性刚烈，喜欢痛快，崇尚一针见血。启海人才不跟本场人婆婆妈妈呢。当本场人和启海人由打嘴仗变成肢体接触时，就有很多人上来拉劝。不过，真拉劝的很少，更多人以拉劝为名，暗中起哄，火上浇油，这样才有热闹看呢。不过，吴鹤松倒是真拉劝的。吴鹤松供职的八鲜行位于街中心，这位置方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有动静，吴鹤松第一时间便能知晓。他提着秤杆跑过去，叱责几声，场面就即平息下来。来赶早市的，不管是本场人还是启海人，谁敢不买司秤的吴鹤松的账呢？某种程度而言，吴鹤松可谓小镇早市的定海神针。

“江北人”想同化“沙蛮”，而“沙蛮”也想同化“江北人”，但多少年过去了，两者还是那样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说到底，“江北人”和“沙蛮”的势不两立，其实是两种文化的争斗。文化这东西是十分坚硬和坚韧的，两种文化要是相遇了，很难握手言和，更别说兼容到一起了。“沙蛮”地处边缘，骨子里是自卑的，但越是自卑越是自尊，宁折不弯，眼睛里

容不得沙子，更不会蝇营狗苟。而小镇人自视甚高，虽不过是井底之蛙，却以“镇上人”自居，觉得高人一等，将居于小镇以外区域的人一律称之为“乡下人”。

据我的观察，虽然“沙蛮”每天都出入于小镇人(本场人)的日常生活，说耳濡目染也不为过，但小镇上没有哪个会说“沙蛮”话，哪怕是最简单的句子。不仅不会说，连听也听不懂。这倒有点匪夷所思了。

其实也不奇怪，任何一种语言，如果你排斥它，情感上厌恶它，它自然会离你远远的。我倒是很喜欢“沙蛮”话的，我不仅能听懂“沙蛮”话，还会说上几句。这当然与我从小生活在“沙蛮”话的语境中有关。我家的邻居都是启海人，只要一开门，“沙蛮”话就会扑面而来。比起本场话来，“沙蛮”话让人感觉出温暖的烟火气，比如，启海人将吃饭说成“吃点心”——多么诱人的景象啊，让你一下子就尝到了吃饭的香甜，味蕾迅即打开了。启海人将蛤蜊说成“葡萄”，也是十分诱人的。过去是很难吃到葡萄的，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连葡萄的影子都没见过，但启海人却能每天吃到“葡萄”，这多么让人艳羡啊。再比如，天冷，本场人只会说“天冷”，而启海人却说“狼来了”，天啊，还有比这形象更美妙的吗？寥寥三个字，就把天寒地裂的狰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喜欢“沙蛮”话，自然就会喜欢说“沙蛮”话的沙蛮了。说实话，启海人的吃苦耐劳是本场人无法比的，而在做农活方面，更让本场人望尘莫及。启海人所种田畴都是横平竖直，庄稼个顶个的，一看就让人生出喜爱之心。再到本场人的田里看看，庄稼行子不是歪歪扭扭，长出的东西也是歪瓜裂枣。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去偷瓜，从来不偷本场人田里的。启海人长的西瓜从不让我们失望，即便是芦稷，启海人长的芦稷也比本场人长的芦稷高大壮实，味道更甜，汁液更多。再看本场人长的芦稷，稀稀疏疏的，佝偻偻的，病病歪歪的，一看就没了胃口。



好风如水。这个比喻看似无奇，细品才知其恰到好处。

## 自有清风作故人

□江 徐

## 坐看苍苔

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当中，开篇讲四时佳趣，关于夏天：“夏天是夜里最好。有月亮的时候，这是不必说了，就是暗夜，有萤火到处飞着，也是很有趣的。那时候，连下雨也有意思。”

离开了乡村，寄居高楼，夏夜邂逅萤火已成为陈年往事。不过还能观赏巧云飘飞，风吹在肌肤上也照样舒服。夏天将要过去，时光易逝，真想多多领略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细微之美与天地大美。清风明月夜，总舍不得睡去。

好风如水。这个比喻看似无奇，细品才知其恰到好处。晚风轻柔，是“微风万顷靴文细”，风渐渐大起来，像波纹一圈圈漾开，乃至成为汹涌波涛，一波一波送将过来。若是略大些，拍在窗框上，发出的声响会让我想起童年夏天。

午后，大人移桌摆凳，在穿堂风吹过的地方午睡。乡野静谧，道路白亮，我在半睡半醒中听到门外有风，摇篮曲般。

那时候，窗是木窗，门是木门，门背后的闩横上便是一夜，拉开又是一天。

在乡镇上初中，我没有午睡的习惯。同学们趴在课桌上午睡时，我只作静默状，双臂交叠于桌沿，额枕于臂，呆看脚边一块小块地，像一种坐井观天。置身于静悄悄的教室，我宛如一只鬼怪，小心翼翼地探出身来。

这个时候，窗外走廊上少有人行。有时会有风吹起，风也像人一样昏昏欲睡。让我感到不解的是，明明教室安装的是铝合金玻璃窗，风吹过的声响，怎么和幼年老屋夏日的一样呢？一样温吞，一样慈祥，一样心不在焉。

后来几年，这种声响断掉了，也

被忘却了。

师范毕业那年，和一位师姐合租一屋。居舍简陋，内心茫然，不过还有金贵的凉风、阳台上偶尔一瞥的明月、心仪的百听不厌的歌曲陪伴。有一首歌，是这样唱道的：“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还有一首歌：“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

二房东是个帅气小伙，在海门维修手机，话不多，长相清秀，收租时候拿来两听可乐。闲聊中知道，他是安徽六安人，祖父做过私塾老师，家里保留不下线装书，还给他取了“锺策”这样颇有古意的名。只住了一个夏天，后来几无联系。

困顿光阴，回想起来同样觉得珍贵，就如邓晓芒先生说：青春的迷茫日也值得感谢。

2016夏天的一个晚上，锺策难得发来微信，他想让我写篇文章，关于祖父的房子。那房子以前是私塾，有上百年的历史，爷爷的爷爷所盖，现在坍塌了。老人很伤心，子女却无意修缮，锺策想用图形形式将此事整理出来。

上次交谈已是两年前，当时他说找了一条船去采莲蓬，一麻袋的野生莲蓬，莲心还没长出来，不苦，微甜。采摘莲蓬的照片他设为相册封面，莲叶田田，涟漪欸乃。

那年夏天，窗外没有风。

时间常常跳着往前，像田鸡那样。

如今我又听到了它，和童年住在老屋时一样。窗已不是木窗，门也不是木门，唯清风与明月依旧。

想起去年夏天，某个黄昏，散步经过广场，看见小男孩在打篮球，他哼着无名调：“蓝蓝的天空……白白的天空……哎呀妈呀，脑瓜疼，脑瓜疼……”兴之所至，将之记下来，配了一副对联发在朋友圈。擅长书法的友人留言：送你一幅字，就是这副对联。

四季回环往复，又是七月流火，友人大概忘了去年今日的慷慨美言。而我又想起那副对联：

莫愁今日无知己，自有清风作故人。

临帖的过程，应该是用自己的心去贴近先贤的心灵的过程。

## 碑帖的临习

□杨 谒

## 兼得斋夜话

2021年4月9日上午，参加南通大学书法研习社新生见面会。以下是对两位学生临作点评的追记。

### 寒食诗帖

为什么你注意到了每一个细节，但临出来的字味道还是不太对？按理说，“形”是“意”的载体，是“意”的外表，点画结构的“表情”都写出来了，还有什么不对呢？一定还有一些形式无法表达的东西存在。学习绘画者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画人，一般认为：通过对人的姿势、眼睛、手的运动的描画，人的内在情绪便能揭示出来。事实往往是：都做到了，但内心的情绪却还是没有表达出来，或者表达得不够充分，不够好。

你临《寒食诗帖》时，心里想着要“做到‘像极了’”，所以每一个转折，每一个提按都不轻易放过。苏东坡写这件作品时，情怀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本帖所展示的“技法”，是他心中涌动的情怀所派生的，这叫因情生法。历史上一流的碑帖几乎都如此。情怀第一，技巧技术次之。当今那些书法新锐、红人，大多仍停留在技法制作的层面，号称“精品”，却不能耐看，无文化，没味道，书法本该有的荡涤心灵、提纯情感的功能已基本失去。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风格主义代表人物祖卡罗把素描分为“内心素描”和“外在素描”两种。所谓外在素描，即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理解的素描，指物体的外形线、轮廓、量度和形式。内心素描是指内心的想象，不仅形成于画家的心灵，而且是某种智力形成的概念，表现被理解的事物。我们现在的临帖，好比外在素描，很少

有人有兴趣进入内心素描，如果不进入内心，像是像了，人文的味道却没有了。情怀是从心里发出的。祖卡罗还说：“相比较，还是内在的智力上的感觉素描更为重要，它虽然远离细节，但却是整体的。这种观点，正是杰出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同其他也从事这种工作的平庸匠师之间的差别之所在。”

始于技法，终于情怀，这才是我们临帖所要的目的。临帖的过程，应该是用自己的心去贴近先贤的心灵的过程。人的境界提高了，作品的境界才会上去。

礼器碑

你已经基本抓住了《礼器碑》的笔法和字法的特点，临出来的字有几分像，尤其是有了几分神似，这一点非常难得。可惜的是笔头功夫有点次，应多练习。你既然非要提意见，那么我就少不得吹毛求疵一番：

你的字格局嫌小，不够洒脱，无大的生气。这是为什么呢？是你在临习之前就已有了自己的标准和模式，《礼器碑》“原始”的生动，在你固定的平稳环境中无法很好地展现。就像一只雄鹰，你不给它蓝天，只给它一个用网围起来的棚子。范本中的“和”字，点画少，疏朗，“禾”旁极尽姿态之美，“口”旁与之应和，结构相离，却有神的交流，多好！可你的笔下，字的总体形态是平正的，只允许部分点画模仿范本作小幅度变动。人家是先纵后横，先充分表现矛头，然后谋求解决和统一。你呢？在同中求异，先立下了“规矩”，然后再制造些矛盾就以为给了它自由。人家是把老虎放回山林，你是把老虎关进笼子。若要取得突破和进展，必须先打破自己预设的“笼子”。

附记：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在我将要完成这篇追记的时候，那位学《礼器碑》的学生发来了两条微信，说：“昨晚看到一段话，感觉跟你说我的临摹要异中求同的意思很像。”第二条微信拍的是一张古书内页的照片，她画出了如下几个词：随意所如、自成体势、似欹反正、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

# 欸乃一声山水绿

□王春鸣



## 花边系马

电脑桌面屏保中有一幅桂林山水，每次从厨房里、洗手间、阳台上折回书桌，都会看见漓江水倒映着桂林山，好看得要失真。是有一天，几个小时之后，我已经降落在桂林双江机场，天气炎热，日常生活的烦闷却倏然散了。

双江是漓江和桃花江，桃花江得名并不是因为桃花多，据说它是神水，半夜偷偷用桃花江水洗手洗脸，就能摆脱单身。两江倒映着普普通通的小城生活和传说，也倒映着叠彩山、独秀峰、象山和一座座峰峦温柔的无名山，没有烟雨，已很潋滟，既不是春天，也不是秋天，却仍足够惊艳。我坐在船上，心想人还是要纵容自己猝不及防的冲动，不能总像个黑点待在坐标里，偶尔也要逸出，长了尾巴的逗号，才有长长的未尽之意。

从桂林到阳朔，游轮要在漓江上行四个多小时，一幅电脑桌面无休止地绵延开去，莽莽青山奇峰缥缈，满船的人都嘴巴微开，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小学课文里说桂林山水让人如在画中游，暗叹一声诚哉斯言。

然而这并不算什么。

在阳朔，行过十里画廊，当竹筏缓缓滑进遇龙河的时候，水色天光山影在眼前如卷轴铺开，才是真的美到失语。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我直接在青绿山水中穿行，沾沾自喜地想，艺术创作再惊人，又怎么能比过天工造化。

猛然间遭逢大美，我就像年轻时坠入爱河，脉脉不得语间，发了一条10秒视频，云：“美到想爆粗口。”有人秒回：“帮我带一句。”嘿。他们正在南通大剧院看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讲十八岁少年王希孟的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而我直接在青绿山水中穿行，沾沾自喜地想，艺术创作再惊人，又怎么能比过天工造化。想起南宋鲁勇的词人张孝祥，他平庸的众多作品中我最爱一首《过洞庭》，看着扁舟一叶行过万顷烟波，“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心境，大约与此刻的我是相似的。

凤尾竹扶疏摇曳，细细的瀑布淌过青山，后来我想，我还是看得多了，皇帝问陶弘景山中何所有，他都不答，“岭山多白云”而已，而且只可怡悦，不堪持赠君。王维说终南山那么美，可告诉我们的只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特定的山水才能引发终极性的审美体验，继而在文字里流露出皈依自然的真味。

柳宗元的“烟消日出人不见，欸乃一声山水绿”道的正是眼前之景。但是不管怎样，人都是多余的，我嫌弃地看了一下自己的皮囊。这首诗的诗题叫《渔父》，被贬谪永州七年的柳宗元，行歌坐钓，看青天白云，以此为适。永州在湖南西南，离广西不远，也许我今见者，与他的永州相差无多。

游罢山河，吃了两次阳朔啤酒鱼，有土腥味；两次龙胜竹筒鸡和泉水鸡，鲜香至极；还走了五千步，去巷子深处的马家米粉店，品尝最正宗的桂林米粉。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喝灌阳油茶，第一次是在朋友伺候下吃的，只见她把酸豆角、炒米、花生、米线和葱花舀在小碗

里，滚烫的油茶冲下去，奇妙的滋味就浮了上来。于是第二天又去吃，总觉得昨天的好滋味没有了，有点寡淡，但是想着明天就要走了，以后也不会再来，还是喝了两碗。结账时店家问菜的味道如何，我如实说了，他大笑起来：“你们没有看見桌上的盐罐子吗？”于是，在饱腹状态下，我们又吃了两碗免费赠送的加了盐的油茶，一步步挪出饭店。

无论去哪里，我总要挑一个早晨去当地的集市和菜场看看，那是民间的博物馆，从野菜时蔬，参差气味和龌龊里长出的远方最逼真的生活，都在这里了。原本要去的是瓦窑，可是出租车司机热情介绍我去西市，说那里是整个桂林最大的市场，牛肉猪肉特别新鲜。果然。可我最爱看的其实是蔬菜瓜果，它们才会长出当地的风情。西市果然大，荔浦芋头和巴马腊肉堆叠悬吊，空心菜很长，桑叶也采下来吃，还有一种嫩黄花骨朵儿，说是可以凉拌炝炒，我问了名字，摊主耐心地用广西话回答我，我却只听懂最后一个字：花。

桂林除了著名的美食和景点，也处处是不著名的野趣，有一个下午，在朋友的带领下，我们的船行过野河，蓝闪蝶惊入地美丽，白鹭鸶和黑水鸡恣意悠闲，青山一座接着一座，河边不时闪过村落的名字，我瞥见一个“笔架村”，抬眼一看，高高低低的屋舍后面，果然有一叠山峦，形如文人书桌上搁毛笔的架子。水声潺潺，忽然拐弯，掉在一株乌桕树叶上的阳光，灿烂地消失了。忽然伤感，和这陌生世界的山川草木惊鸿一瞥地遇见、重逢、又离别，无非是从这里到那里，寻找着不同生活的互鉴，而人要多么深情和冲动，才能活成步履不停的浪荡子啊。